



震災後的登仙峽。

尤以大甲溪沿岸及伴隨蜿蜒的中部橫貫公路，從死傷枕藉的東勢起點至德基水庫長達六十二公里的路段，更幾近受到毀滅性的破壞。

大甲溪從匯聚群山萬壑的德基水庫以降，數十年來在台灣電力公司澹澹經營下，沿線陸續建構青山、谷關、天輪、馬鞍等發電廠及水壩之重大建設，將有限的水源藉天然的落差發揮最大限度的利用，尾水且在完成一連串發電功能之後，流注東勢近郊的石岡水壩中，供應大台中地區數百萬人口的民生用水之需。

很不幸的，就在大地狂亂抽搐的那一夜，正好處於斷層附近的石岡水壩，其結構至為堅固的閘門也不堪摧殘而崩裂，

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，一場震央在集集，規模達七點三的強烈地震，讓許多人面臨家園破碎，生離死別的傷痛；同時造成災區內地形不變，房舍建築傾圮倒塌，公共設施、電力系統均遭受嚴重損害。其中



登仙峽的秀麗山水。

變色山水

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特集——受創山河

文·攝影／劉國信

九二一地牛大翻轉，將美麗家園又化為一片混沌無理，似乎見到代代血汗，於飛灰中滴滴剝落了下來。

但我們相信，震不碎的是台灣人民堅毅溫暖的心；震不斷的是無盡的傳承和接力；讓我們重新沾取記憶點滴，拭淨悲傷，再創好山好水好明天。



►青山上下線壯麗的景觀。

◀在震災中斷裂的石圍橋。

搭救困於公路沿線，生命岌岌可危的旅人，經過十餘日在山區落石揚起的塵霧，欲雨非雨的山嵐雲霧中穿梭搏命救援，成功的營救出二十餘位被困的民眾。而未及時獲救者，誠多已罹難，為夙享青山綠水盛名的中橫公路憑添多縷冤魂。



龍安橋前嚴重坍方。

在營救行動中，我們屢為眼前所見的群山面貌而怵目驚心。從大甲溪畔新社河階斷崖，直到中橫公路的青山上、下線之間，原本蔥籠蒼翠的青山，就彷彿在大地的痙攣中硬生生的剝掉了一層皮似的，裸露出土石嶙峋的肉身，稍微風



寶貴水源流失殆盡，大台中地區居民飲用水源告急。大甲溪河床更因地層劇烈的錯動而急速隆起，形成一道約莫一、二層樓高的落差瀑布，蔚為奇觀。

震災仍然意猶未盡的在大甲溪沿岸蔓延、肆虐。鄰近石岡水壩，連接東勢、石岡的長庚大橋；以及卓蘭、東勢間的石園大橋也在強震中墜落河床，三地交通為之中斷。台三線下城里路面隆起數公尺高的崖面，人車均難以通行。東勢與豐原最重要的交通孔道—東豐大橋，因橋樑結構龐大，僅橋面下陷產生凹凸不平狀況，行車諸多不便，且因橋基受損，重車仍在限制通行範圍，以後是否拆除重建仍待工程專家詳予評估。

從東豐大橋開始即沿中橫公路迤邐，昔日為鎮民休憩、舉辦活動，綠草如茵的河濱公園，已成為救災指揮中心、災民收容所、救濟物品發放以及

直昇機起降地點，各類布棚、帳篷羅列，救災人員車輛穿梭其間。河濱公園上方為以救災為主要任務的東勢消防分隊，地震中亦已成為危樓，底層樓柱斷裂扭曲，險象環生。惟該單位人員仍於廳舍一隅堅守崗位，奮勇救災，公爾忘私的精神著實令人敬佩。

此去一路至新伯公、大茅埔地段，因偏離斷層帶較遠，牆傾屋倒及人員死傷情況較為緩和。但轉角處獨棟的三、四層樓房亦不免傾斜，或一樓樓柱遭震毀，牆壁倒塌。過馬鞍發電廠至龍安橋段，路面龜裂情形相當顯著。龍安橋以上迄於德基水庫路段，沿途青山面目全非，大量崩落的土石以及震垮的路基讓和平、谷關、梨山山區對外交通為之斷絕。

工程人員不畏餘震持續的滾滾落石，全力開挖排除橫互路上的土石；搜救人員則搭乘海鷗救護隊、空騎旅直昇機深入山區，希望爭取黃金時間及時

吹草動，大片大片的沙石又嘩啦啦的崩落谷底。

欲待大地復原更談何容易？有首詩曾經形容山巒起伏的曲線是固定的波浪，恒將眼眸所見的雄偉群峰具象化，當係印證「不動如山」最貼切的注解與詮釋。

然而，這樣長久以來鏤刻腦海中鮮明的意象，卻在這次集集大地震中粉碎無遺。

當平日如固定波浪般的群峰，忽然像潮水般舞動搖擺，邊坡植被、樹林一一在濛濛中跳將起來，隨著滾滾黃塵墜落的時候，那真是大自然的橫禍，人類無可趨避的劫難。

山水變色，誠屬大自然運行不輟的脈動中一個起起落落的環節。

或許天意要在我們這一代的生命裡，承負這段天地變遷中所帶給我們的創傷。讓我們藉諸共同的回憶，醇化為奮戰不懈的動力，堅強活下去的決心和勇氣。